

戰時問題叢刊

甲午戰爭的教訓

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主編

錢安毅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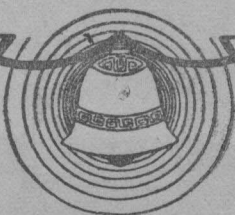
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主編
戰時問題叢刊

甲午戰爭的教訓

錢安毅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

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

戰時問題叢刊

甲午戰爭的教訓

全一冊 實價國幣二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主 編 者	劉 程	發 行 人	吳 秉	印 刷 所	正 中 書 局
編 著 者	錢 安				
	其 振				
	東 保				
	毅 常				

(1150)

目次

緒言

(一) 戰前的中國日本與朝鮮

戰前的中國——戰前的日本——戰前的朝鮮——江華條約

(二) 大戰的先兆

壬午政變——甲申政變——中日天津條約——伊藤博文——金玉均之死

(三) 大戰的前夕

朝鮮東學黨——袁世凱在朝鮮——改革韓政問題——中日出兵

(四) 戰事之進行

韓宮被佔——豐島事件——中日宣戰——平壤之敗——黃海之敗——遼東之敗——山東之敗

(五) 和議

和戰黨爭——李鴻章之出使——馬關和約——餘波三則

(六) 歷史的教訓

附：甲午戰爭有關大事年表

甲午戰爭重要關係人物表

目次

次

緒言

甲午中日戰爭，和目前在進展中的中日戰爭，在兩國歷史上，都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；是兩國歷史重大的轉換關頭——我們甚至可以說：是歷史的奇蹟！

在中國，因甲午之戰，直接促起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；戰事起後，興中會成立於檀香山；次年，戰事結束不久，有廣州的第一次起義。此後，國民黨繼續不斷為革命建國而奮鬥，一直到如今。

如今，又當着一次中日戰爭了。在此次戰爭中，我們有一個信念：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，抗戰與建國的工作分不開；抗戰勝利之時，亦即建國完成之日。中國革命，在甲午年的中日戰爭中誕生；而其建國工作，又將在此次的中日戰爭中完成。這兩次的中日戰爭，其歷史的意味，既覺有趣，更是無限的重大！

在日本，從明治維新以後，便勞身焦思地抱着一個幻念：必亡中國而後甘心——我不是作宣傳文，歷史事蹟如此明白告訴我們的——甲午戰爭，便是她第一次的嘗試，也是她第一次的成功。此後，如二十一條，如濟南慘案，如九一八事變，以及若干不勝枚舉的較小的事件，說明了她一貫的對華政策是：中國每有一次進步，必設法摧毀之而後已。於是在我國革命建國工作將告完成的今日，她便也不得不對我施展出最猙獰的面目與手段，而作最後的困鬥，以致造成這次更重要更偉大的中日戰爭來。

我們願望這一次的中日戰爭，成爲最後一次的兩國間的搏鬥——但這能否如願，關鍵還在日本之能否真正覺悟——中國在這次抗戰中，完成了建國的大業。這是日本無論怎樣勞身焦思，也摧毀不了，也抑止不住的；日本人應當誠懇接受這一課歷史的教訓，從她征服中國的迷夢中蘇醒過來！

對中國言，對日本言，這兩次的中日戰爭，都足以當大時代的轉換關頭的地位而無愧！

我們正是遭逢着一個莊嚴偉大的時代的人民：追溯這大時代的關頭，不能不數到甲午戰爭。甲午戰爭，我們是失敗了；而牠的歷史意義，正因其失敗而格外重大。現在，我們正邁步走向一座勝利之門；但我們並不因而輕忽了歷史教訓的價值，自過去的失敗中，我們反能由比較而更堅定今後必勝的信心。這小冊正是爲此而作，謹將牠獻給這莊嚴偉大時代的同胞們！

（一）戰前的中國日本與朝鮮

戰前的中國 清末的政治舞台上，與日本問題發生關係的，主要角色有兩個人：一是慈禧，一是李鴻章。這兩人一主宮中，一主朝中。慈禧是宮中指揮操縱的主腦；鴻章則位高權重，直接以一身當全局之衝。甲午年這一大段的中日交涉，可說大半完成在他們手裏；而尤以鴻章爲重要。

慈禧不是咸豐帝的皇后，而是他所寵愛的貴人；皇后慈安無子，慈禧却生了同治帝載淳。同治帝以冲齡即位，慈安、慈禧都被尊爲皇太后，代理大政。慈安不喜政治生活；慈禧却與她相反，大權遂逐漸

集於慈禧一人。其後同治帝與慈安太后相繼歿，光緒帝卽位，僅四歲，大權自仍在慈禧手中。慈禧以女子主政，內外聯絡，自多不便；於是不得不用宦官。這一來，許多弊政便不免發生了——試看漢朝、唐朝，那一次的女禍，不會伴以宦禍的？慈禧所寵的宦官李蓮英，是一個狡猾鄙賤，貪得苟取的小人。然而，據說甲午戰爭中，李蓮英還居然向太后條陳過講和的主張哩！

光緒帝，可說屬黏液質一類型的人，這種人常常優柔寡斷，臨事躊躇，當然不適於做皇帝。光緒在卽位十五年後，結婚親政。但名雖親政，而慈禧的潛勢一樣深。光緒帝年漸長，頗不滿於此種傀儡生活。奔訴爲親王中較有識見者；帝親近之。而慈禧竟不悅，借故罷訴總理大臣，而代以庸懦無能的奕劻。於是，大臣們尤不敢不事事奉承太后意旨。而宮中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兩黨對立的局面，因以造成。李鴻章爲北洋通商大臣，直隸總督。他雖不駐北京，但重要國策，特別是外交事件，即所謂洋務，總理大臣必和他商量。奔訴未被免職前，兩人總算尙能內外呼應；奔訴去位，鴻章難免不覺志同道合者之愈難得了。鴻章與外人接觸久，了解較深，頗倡歐化——如練新軍，造船舶，開礦藏，設學校等；但也就因此而招致一般昏庸頑舊的人的攻擊。

鴻章外交上的主張，始終以爲中國應以對日爲中心，西方諸國，雖對中國也施侵略，但其利害只在某一方面；此一方面的利益，能得滿足，便能與中國相安。日本則不然：其對中國的貪求無厭，中國是不能消極地拒之於千里之外，便可苟安了局——何況事實上，連如此消極辦法，也不見得行得通。故同

治九年，日本要求與我訂商約時，鴻章上奏，即有「日本近在肘腋，永爲中土之患……距中國近而西國遠，籠絡之或爲我用，拒絕之則必爲我仇」的話。如此一個外交中心策之確立，關係是非常重大的：正如普法戰後，德國爲防法國之報復，而聯絡奧、意；和巴黎和約後，法國爲防德國之報復，而聯絡小協約諸國一樣。可惜中國外交史上，能有以此遠大見地的政策爲根基而運用者太少；東西應付，勞而無成。九一八而後，情勢始又復逼到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日本中心的外交策了。

但對鴻章此種外交主張，反對的人，也同樣不少。那些人，大都係一般書生腐儒；他們根本反對歐化，更反對和一個被看不起的日本往來。他們放言空論，不顧國家安危，昧於時代情勢，却以「清議」自高。這清議派中，當首推翁同龢爲領袖。同龢爲光緒帝的師傅，滿朝上下，自都目爲德高望重；而且門生滿天下，政治上隱然獨樹一幟。在後來的中日交涉中，曾對鴻章多方挑剔非難。同龢並不負責實際責任，鴻章却一肩任勞任怨。大凡不負責站在台下的人，批評台上人，容易着手，而又容易聳動聽聞。若真要他上台表演，却不見得比原來的人高明一些。

這樣，朝中又形成了翁李對立的兩派。

戰前的日本 日本明治維新（同治七年），幕府還政天皇，原來是幾個藩閥的功勞。幕府藩閥，同是野心的武人，不過大小之差而已。然則藩閥何以擁護當時「尊王攘夷倒幕」的口號而自殘同類呢？原來藩閥之心，倒幕非爲尊王，實欲取而代之；尊王不過口號而已。攘夷更是爲了自身利益受到直接侵害。

故幕府廢而長門。薩摩諸藩之勢，頓煊赫一時。居高功，挾天子，氣焰萬丈。

倒幕實倡自薩、長兩藩；幕雖倒而尙有其他大小藩閥二百餘，封疆自守。倘將來也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的小藩興起，薩、長豈不危哉？於是二藩更聯合土佐、肥前兩藩，共同上奏，自請廢藩還封。於是全國爭相效行，廢藩置縣，竟成於俄頃。這固由於日本武人忠君愛國之精神，但實際仍由薩、長兩藩利害使然。故直至今日，幕倒藩廢，而海軍統馭權，仍握薩系之手，陸軍則握於長系之手。

廢藩雖成，一個困難問題，却發生了：藩侯之下，全國有武士數十萬人。他們原依藩侯生活，而今却沒了着落，其困窘之狀，不可言喻。政府倘不能替他們謀妥善解決，則他們之中，儘有智勇之士；倘不幸而竟釀出可悲的變亂，則國基初奠，此禍將何堪設想？於是聰明的在朝軍閥，如西鄉隆盛、江藤新平、板垣退助等人，便巧妙地想出了轉移目標，攘外安內的辦法來——所謂「征韓論」是。征韓論發生於甲午戰前二十餘年，天皇不允，西鄉還起兵作亂。中日甲午戰爭，其實乃自此時即已定命——正如有眼光的人，謂九一八事變雖似突發，實亦早已趨勢成熟——最可惜是以二十年之久，而中國竟仍茫然無備，臨事倉卒；前線已打了幾個敗仗，後方還爭辯和戰主張啊！

征韓論之後，隱伏二十年，始有甲午戰爭之爆發；這不得不歸因於其國內行動比較慎重，謀畫比較深遠的政治家——所謂「文治派」是。伊藤博文是文治派中不可多得的人，征韓論既起，他有獨排衆議之功。關於他的事，以後再詳述。

戰前的朝鮮 朝鮮與中國的關係，最早可溯至舜之置營州。周初，箕子在平壤建國，尤足爲中國文化開化朝鮮之證。朝鮮地處中、日、俄三國之衝；日人視爲「渡滿之橋」，必得之乃有進侵大陸的根據。俄則北歐、東歐都覓海口不得，乃不得不轉注遠東。既自我取得海參崴，朝鮮與俄國的關係便十分重要了。然而在此強鄰逼視之下，朝鮮宗主國的中國，既不能爲之積極整頓——簡直是自顧不遑；朝鮮國人，更是因循懶惰。其王李熙年幼，由其生父大院君掌政。大院君主排歐、美，鄙日本，曾與法、美等國，發生衝突，幸均未成大亂。對日本則日使有來而不報。某次德使倩日人爲介，來至朝鮮，大院君因更輕日人，慢日使，謂日本已「變法學夷」，禁國人與之往來。日使回報，始引起其國內征韓之論，幸經文治派之反對而罷。

日人既有意謀韓，自必吹毛求疵，不達目的不止。但朝鮮爲中國屬國；而中國當時對日本舊，實爲大國；故對朝鮮事，日本不得不先和中國交涉。於光緒元年，遂特派森有禮來華。

江華條約 森有禮來中國，到北京，晉見總理大臣弈訢——時尙未被免職——述明日艦在朝鮮江華島與鮮民發生衝突；日本只在求與朝鮮通使修好之意。而弈訢只圖卸責省事，竟告以「朝鮮雖爲中國屬國，但內政外交，中國向不過問」的話。這一來，中國固得苟安一時，而貽患却不可收拾了。

日本既得中國話柄，遂派員到朝鮮，直接交涉。中國已失言於先，又無強力爲後盾，爲息事寧人計，同時亦示意朝鮮，忍小忿，全大局，於是日韓江華條約，便於光緒二年結成了。

條約要項如次：

- 一、朝鮮爲自主國；以後兩國交往，應依平等禮儀。
- 二、約成後經十五個月，日本可遣使赴朝鮮。
- 三、朝鮮擇定兩港，開爲通商口岸。
- 四、日船在朝鮮沿岸遇意外災害，得在任何港灣停泊暫避。兩國船隻在大洋中遇難，應互相救助。
- 五、日人得在朝鮮沿海勘測航線，繪製地圖。
- 六、日本在朝鮮通商口岸，有領事裁判權。
- 七、兩國人民貿易，政府不得禁止或限制。
- 八、兩國籌議通商條約。

這條約的意義，非常重大：第一，中國方面，事先默許朝鮮獨立訂約，事後又復默認朝鮮爲自主國之條文，而不加抗議。日本爲朝鮮賣力氣，爭自主，意果何居，難道還用解說？第二，日本方面，除得到空洞的平等禮節而外，還得到許多重要的實際權益。第三，朝鮮的閉關，從此打開；此約之後，續與歐、美諸國訂約。排歐、美，鄙日本的態度，再已無法存在；大院君的威望漸落。

(二) 大戰的先兆

壬午政變 朝鮮王李熙年長，大院君還政。而李熙庸弱無能，外戚閔氏因乘機把持政柄。大院君守舊，親中國；還政後，主張親日者，便倚附於閔妃而逐漸得勢。

光緒八年，舊黨欲奪回政權，因造成政變——所謂壬午之變——幽囚韓王，大院君又復上台。但中國不欲因此造成大亂，計誘大院君就擒，送到中國，政變始告結束。亂後，中國對韓政格外關心；駐韓委員袁世凱，多所干涉。乃如此一來，反使朝鮮君臣，愈覺中國壓迫之苦，而助長其親日之念了。朴泳孝、金玉均等，都係親日派領袖，倡組開化黨，謀行新政。

甲申政變 十年，發生一件更重大的甲申事變。是年，中國正因越南事，與法構兵。新黨以我不暇他顧，排清之謀可成，便於是年十二月四日（陽曆，以下計月日均用陽曆），由郵政總理洪英植——亦開化黨人——宴集駐韓各國使臣。惟日使竹添進一郎，因病未到。席未終，城內火起，諸客驚散。洪英植、金玉均等，入王寢宮，告韓王城內清軍縱火，將至宮門，並矯韓王之詔，命日使入衛——這一切自然都是預定計劃——偽詔尚未送達，而竹添早已率兵入據王宮，重臣被殺者六七十人。五日，改組政府。六日，韓京軍民數十萬，以日兵謀亂，國王失所，羣欲盡殺倭奴。袁世凱乃致書竹添，告以華軍將入衛韓宮，保護國王。意在預先通知，免致兩軍衝突。但日使久無回音；華軍遂入王宮。而宮中日軍，竟向華軍開鎗。華軍還擊，日軍及亂黨不支敗退，華軍既復王宮，懸重賞，訪得韓王，迎入華軍營。韓王見世凱，執手泣曰：「吾不意今復見君；雖然，君亦危矣！」七日，國人知其王已在華軍處，大歡呼。日

使自焚使館，率日軍離去，赴仁川，沿途紛遭韓民持械攻擊。朝鮮國民愛國王，愛中國，而痛恨日本的情緒，顯然可見。金玉均、朴泳孝等亂首，則隨日軍逃去，日軍臨去，遺婦若干於漢城，不得偕行，都由華軍護送至仁川，交竹添點收。

日使去後，留書致世凱，謂前日來書，未及拆閱，而華軍已至宮門，且亂發小鎗，日軍不得已始還擊，將責任推在我方。對留漢城之日僑婦孺，不惟不感我護送，反誣我辱害。又向朝鮮要求賠償使館被焚損失——由這些事，使我們想到，五十年來日本人的伎倆，總不出這一套：中村被殺；九一八夜的南滿路被拆；一二八前上海日本和尙的被毆；藏本的失蹤；以及蘆溝橋日軍演習的兵士三名失蹤：數不清的無聊手段，而竟作爲堂堂國際交涉的爭執！

中日天津條約 日軍駐仁川，傳將由國內調援軍至。世凱電鴻章請增派援軍，以備萬一。當時空氣，非常緊張。日本國內，軍人皆主戰，以爲中國戰法，機會難得；文人仍反對，謂中日交戰，惟利俄國。不久，遣使井上馨赴朝鮮，訂日韓漢城條約，朝鮮謝罪、賠款、懲兇了事；另派伊藤博文爲全權大臣，西鄉從道爲副使，來華商談，解決辦法。中國則派全權李鴻章。李伊會晤於天津，於光緒十一年四月，訂立中日天津條約。條文簡單，要項凡三：

一、中日駐韓之兵，均於約成後四個月內，全數撤回各本國。

二、嗣後中、日兩國，均不派員爲朝鮮練兵。

三、將來朝鮮若生變亂，中國或日本欲出兵時，須通知他一國，事定後即撤回，不再留防。

此約爲江華約後之另一重要條約：江華條約，中國已默認朝鮮自主；天津條約，直使朝鮮成中、日共同保護國，日本對於朝鮮，竟與中國處於同等地位了。以後日本即屢次要求共同改革朝鮮內政：甲午戰前，日本亦即根據此約出兵，始生衝突的。

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實日本維新時代第一等大政治家，論學問，論見識，論手腕，皆不可多得。明治四年，日皇詔令巖倉具視爲大使，遊歷歐美，伊藤隨行。越一年，因征韓論起，巖倉、伊藤等過歸，力反征韓論——可謂文治派對其國家的大功，伊藤亦有功之一人。

光緒七年，即明治十四年，日皇下詔預備立憲。次年，命伊藤考察歐、美各國憲法。伊藤居德最久，此時德國正當勝奧、勝法，國運如旭日之升。伊藤私心之傾倒於其建國元勳俾斯麥，自不用說了。此影響於他後來之制憲思想甚大。明治十六年歸國，任制度局總裁，掌法制之事。次年內閣成立，被任爲第一任總理大臣，治蹟昭然。其後又任樞密院長。日本憲法，由此起草成功。

光緒十年，朝鮮的甲申事變，武人主戰，伊藤堅決反對，受命來華，解決爭端。行前駐日公使徐承祖，曾函鴻章，謂：「此人向來深知中日大局，係東方強弱所關；日廷知其心地，故授以是任。……伊懇承祖將伊平素力主中日須和主義，及此次奉命，仍未失其初心，函達台端。先須釋疑，聽其芻蕘之獻，俾中日如同一家，使西人不敢輕視，方遂其素願。……伊並無中、日成見；只欲中、日連爲一氣，庶

東方得以強盛爲望。」

次年二月，伊藤發自東京。四月在津進行談判。約成之後，鴻章曾有函致總理衙門，厚譽伊藤之才。函中有云：「該使久歷歐、美各國，極力摹倣，實有治國之才，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國強兵諸政；不欲輕言戰事，併吞小邦。大約十年內外，日本富強，必有可觀。此中土之遠患，而非目前之近憂。」

果然，天津條約成立後的第十年，歲在甲午，中日大戰爆發了。戰中，中國方面的主角卽鴻章，而伊藤又正是當時敵閣的總理。戰後的和約，又成於二人之手。此時，日本是富強了，戰勝了！薩、長軍閥，智勇雖不逮毛奇將軍，而伊藤之謀國遠大，似無媿稱日本之俾斯麥。我國則十年內毫無振作，一敗塗地。舊友重逢，而一則廟堂高踞，一則階下乞和。鴻章個人的傷感，應是一個知恥奮發的民族當有的懺悔的象徵啊！

金玉均之死 開化黨要角金玉均，自甲申事變失敗後，隨日軍逃逸，走日本，逍遙法外。朝鮮要求日本引渡，却遭日本拒絕。金得日本援助，盡力活動朝鮮脫離中國關係。後又遊歷歐西各國。此人不除，終爲朝鮮之患。光緒二十年（卽甲午年）春，朝鮮聯絡金之同黨，名洪鍾宇者，誘其到上海而刺殺之。日本輿論大譁，要求將兇手交日本審判。中國則護送其屍與兇手到漢城。韓王戮其屍，賞兇手。日本民情愈激昂，爲金發喪，執紼者甚衆。此事使日本對中國與朝鮮感情，均愈趨惡化。果然不及數月，東學黨亂發生，日本全國中了戰爭狂，一致主戰，派兵赴朝鮮。金玉均可謂作甲午戰爭的導火線而死了。

(三)大戰的前夕

朝鮮東學黨 朝鮮東學黨成立於咸豐九年，黨魁崔濟愚。黨人傳說，崔濟愚曾受神的啓示，入山潛心修道一千日，神竟降臨，告訴他，某號的岩石之下，有珍奇的東西。於是他照着神的指示，在岩下覓得四部聖書，這便是他們教義的泉源。他們主張敬神祀祖，父子相親，婦從夫訓，臣民忠君，朋友有信。簡言之：就是敬神愛人。此種教義，係採雜儒釋道三家而成，號曰「東學」，頗有尊崇中國學術的意味。

按照如此的解說，則東學黨不過普通宗教團體，無任何危險性之可言。惟實際當時朝鮮民衆生活，以苛稅竄政，而致普遍不安；東學黨中，自不少若干乘機倖進之徒，領導此輩不滿現狀者，來歸於其旗幟之下，於是，東學黨便帶了一些社會改造要求的意味。加以韓人守舊，對於西人及耶教，不懷好感；東學黨，自身既爲國粹派的宗教團體，遂又代表了排外的態度。他們內主改革，髣髴太平軍；他們外主排斥，髣髴義和團——太平軍與義和團，原都由宗教團體而生。這一來，政府自不得不目他們爲危險，而禁止其宣傳流播了。同治三年，崔濟愚竟以宣傳邪說的罪名而被處死刑。在政府用意，以爲死崔則其黨必衰；而實際則反促成其宣傳作用，更博不滿政府的民衆之同情，黨勢因而愈盛。他們傳播的區域，大概多在朝鮮南部地方。

袁世凱在朝鮮 袁世凱在朝鮮事件中，地位之重要，僅次於李鴻章。不過鴻章關係全局，世凱則權責較小；且在事能緊迫之後，世凱竟借故脫出，以圖卸責了。

平心而論，世凱不愧稱爲能者；對朝鮮事，態度尤稱積極——惟其所爲，不免失於狡譎陰謀一類，而究非襟懷磊落高瞻遠矚的偉人。試想他後來怎樣在戊戌政變前，向慈禧賣了光緒帝，以致維新不成，光緒作了一個政治的無期徒刑的囚犯，便可想見其爲人了。故以他在朝鮮十餘年中，本可好好作幾件有貢獻於國家的事業——清廷當時之所以如此倚重，自然也因其有過人之才之處。然而不幸，朝鮮的事，竟因地之過分鬼鬼祟祟，而全盤弄糟了！

世凱於光緒八年之壬午事變中，隨軍赴朝鮮。越二年，甲申事變發生，世凱機警處置，得免大患。次年即光緒十一年，天津條約訂立後，不久即被任爲駐韓商務委員。其後改稱駐韓總理，權位日高。然其性剛愎自是，跋扈躁進。當時我國駐日公使徐承祖，曾函總理衙門，謂：「歷觀袁使來電，知該人固明幹，惟辦事似尙欠持重。緣豐次由北洋轉來電報，多有失實之處，致令外務有所借口。」承祖與他交涉的事件很多，這批評應當很深刻；我們可從此中想見世凱是怎樣一個膽汁質的人！

壬午事變後，中國爲顧全大局，致大院君於中國；閔氏權勢遂盛。甲申變後，更行跋扈。韓王毫無見地主張，只憑人左右支配。世凱既爲駐韓總理，行事又復不免操切，自每與閔氏不容，漸而與韓廷滿朝文武，均不能洽。舉出數事，便可見其成了如何不利於中國與不利於他自處的情勢。